曹集考異

曹集考異卷十二

上元朱緒曾

年譜

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子建生

魏畧武帝先有劉夫人生子昂字子修　陳壽志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文皇帝生靈帝中平四年長子建五歲

魏武爲兗州牧父嵩爲陶謙將張闓所害

初平四年癸酉年二歲

曹公征陶謙

興平元年甲戌年三歲

呂布取兗州　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

興平二年乙亥年四歲

曹公破呂布復取兗州

建安元年丙子年五歲

天子遷於許都以曹操爲司空車騎將軍

建安二年丁丑年六歲

曹公征張繡長子昂遇害

建安三年戊寅年七歲

曹公平呂布取徐州

建安四年己卯年八歲

袁紹滅公孫瓚據有四州命子譚熙尙分領青幽冀三州

甥高幹領幷州　據文昭甄皇后傳裴松之注引魏書甄皇后靈帝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至此年十八歲蓋已適袁熙矣若子建甫八齡耳何得云欲娶此十年以長之婦乎按光和五年壬戌十二月癸未朔甄后生丁酉日乃十二月十五日也

建安五年庚辰年九歲

曹公破袁紹於官渡

建安六年辛巳年十歲

建安七年壬午年十一歲

本傳云曹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按是時鄴地屬袁氏尚未建銅爵臺三國志本不誤後人誤述下太祖嘗見之云云遂謂子建十歲登銅爵

臺作賦乃巨謬耳

袁紹薨子尚代

建安八年癸未年十二歲

袁譚與弟尚爭冀州譚乞降

建安九年甲申年十三歲

曹公收冀州尚敗走長子丕納袁熙妻甄氏是年丕十八歲甄氏年二十三歲女長於男故其後色衰愛弛爲郭氏所譖耳小說家誣子建亦欲得之不考之甚也明帝紀注臣松之按

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辨詳洛神賦下

建安十年乙酉年十四歲

曹公斬袁譚遂領冀州牧遷家於鄴　丕妻甄氏生子叡

建安十一年丙戌年十五歲

建安十二年丁亥年十六歲

遼東公孫康斬袁熙袁尙傳其首袁氏遂滅

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七歲

天子罷三公官以操爲丞相　作元武池以肄舟師集中離緻雁賦序云余遊於元武陂中即此元武池也但賦不必作於此年陂在鄴　曹倉舒卒年十三歲

建安十四年己丑年十八歲

曹公東征長子不從　文帝滸淮賦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時予從行是也

建安十五年庚寅年十九歲

武帝紀云冬作銅爵臺　裴松之注云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云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何焯云植當爲桓張溥亦作子桓然是時方封曹植曹據曹豹爲侯所謂恩封三子爲侯是也植字不誤潘眉云丕於十五年未受朝職至十六年始爲五官中郎將張何二家改子植爲子桓但據兄弟之次序不考受爵之先後皆似是而實非者也緒曾按丕立爲丞相副故不與諸子並魏武詔亦不得稱丕之字曰子桓魏武封在十二月己亥六年正月

庚辰天子報減戶口萬五千分所讓封三子爲侯此詔因讓戶故不言及丕其爵職亦無甚先後也

建安十六年辛卯年二十歲

本傳云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　武帝紀云春正月天子命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注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口萬五千分所讓三縣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據此丕已爲丞相副監國植等不過封侯迨魏國既建進公爲王丕始爲魏太子耳

離思賦序云建安十六年大軍西征馬超太子留監國植

時從焉　武帝紀秋七月公西征魏文帝感離賦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

述行賦云觀秦政之驪墳亦關中作

建安十七年壬辰年二十一歲

登臺賦　本傳云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太平御覽引魏志作使名自爲詩詩字誤

文帝登臺賦序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據此知登臺賦作於此時

光祿大夫荀侯誄　冬十月公征孫權侍中光祿大夫荀

彧薨　阮瑀卒

建安十八年癸巳年二十二歲

武帝紀云天子命公爲魏公加九錫　敍愁賦序云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方輿紀要四十九愁思岡在彰德府西南二十里曹植賦愁思吟於此故名

武帝紀云秋七月天子聘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

按子建爲平原侯邯鄲爲家丞劉楨爲庶子應瑒亦爲庶子文帝臨渦賦序云建安十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臨渦水賦詩蓋是時子建亦從行也

建安十九年甲午年二十三歲

本傳云十九年徙封臨菑侯　本傳云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邱令年二十三歲思此時所行無愧於今今汝年

亦二十三矣汝可不勉與　植別傳作昔吾爲頓令頓乃頓字之訛　東征賦序云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楊修亦有出征賦云公命臨菑守於鄴都是也　裴潛傳注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在鄴營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

杜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黄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受罰於殿前已束縛帝猶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尚書郎渤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曰是子建所道韓宣即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褌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　按此事不必定在此年姑繫於此

建安二十年乙未年二十四歲

十一月曹公征漢中　贈丁儀王粲詩詩云從軍度函谷驅車度西京文選李注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行文哀辭序云家王征蜀盞作於此年摯虞文章流別論哀辭建

安中文帝與臨菑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為之哀辭

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魏畧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云今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是也

建安二十一年丙申年二十五歲

武帝紀云天子進公爵為魏王　是年封彰鄢陵侯袞平鄉侯彪壽春侯

與楊德祖書云僕少小為文章迄至今二十五年矣

建安二十二年丁酉年二十六歲

本傳增邑五千幷前萬戶　王仲宣誄云建安二十二年

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薨王粲傳云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又徐幹陳琳劉楨並以二十二年卒
陳孔璋答陳思王牋云并示龜賦初學記劉楨在曹植坐
廚人進瓜植命為賦促立成俱在此年之前
釋思賦云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予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
作此賦以贈之按郿戴殤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
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按此賦不定此年
作姑附於此
說疫氣云建安二十二年疫氣流行
武帝紀云冬十月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　本傳云植
既以才思自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

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
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
　裴松之注魏略丁儀字正禮太祖欲以愛女妻之以問
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
必悅也以爲不如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
議論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
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菑
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廙
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
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
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

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問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識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典畧楊修字德祖是時臨菑侯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云云修答書

云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
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　魏志王粲傳潁川邯鄲淳注魏
畧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又善倉雅蟲篆許氏字
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
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起淳
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
取水自澡訖傅粉科頭坐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
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更著衣
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
論羲皇以來聖賢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

諫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軍倚伏之勢適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澮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欲立植澮屢稱植才由是五官將頗不悅按陋哉魏畧之言也子建性本簡易不尚詭奇何以酬酢無聞裸裎相對非劉季之嫚人等諸洗足無幼安之自訟遽爾科頭跳盪疑狂俳優殊聒日之夕矣曷言歸哉乃復談天縱辨括地遝辭似秦延君之說書類馬服子之論戰脣乾舌燥亦云憊矣昔山吏部以一字拔人王太尉以三語識掾但存神契何取多談假令俳排如斯矜炫若此臨菑侯丗乃反冐邯鄲生未必傾心斯則極擬高深愽形褊淺者也　楊俊傳初臨菑

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尤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

荀彧傳子惲嗣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尙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

明帝紀注世語孔桂字叔林太祖表騎都尉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爲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

以上丁儀

丁廙楊修邯鄲淳楊俊荀惲孔桂俱迎武帝意欲立子建者俟廙修俊桂後俱被殺淳惲亦幸免耳

賈詡傳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魏略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中郎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遊五侯矣世語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並送路

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賈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誠實不足也又世語及楊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焉太祖由疑焉　植附傳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注魏書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

莫不聞而大王亦以植問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邢顒傳字子昂是時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橈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元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賢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轉太傅　衛

臻傳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　毛玠傳字孝先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而愛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會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崔琰傳字季珪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如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後太祖疑琰與楊訓書不遜賜琰死　以上賈詡吳質桓階邢顒衞臻毛玠崔琰皆勸魏武立丕爲太子者詡小人也然異日子建對鄢陵侯彰亦以袁氏事

此是非賈詡之言乃子建之言也詡多陰謀文帝之不廢因交結宮人左右此與魏徵之教建成相似是以文帝即位首以詡爲太尉致爲孫權所笑殊不知子建不自彫勵以謙自處使如唐文皇恐隱巢之禍魏武必先唐高而親見之矣至於崔季珪子建之妻叔父也露板之答與子建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心思正合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然子建有謝妻改封陳王妃表賜死未可識信崔君苗爲曹志壻子建之孫壻曹與崔世爲婚姻至於季珪之死文帝蓋終以子建之戚而構之而謂爲丁儀所閒者亦非也

本傳云植常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

令坐死由是植寵日衰注載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爾誰爲心腹也　世語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一門密勑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　後漢書章懷太子注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菑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脩殺之時年四十五矣

開司馬門事諸書所說不同水經穀水酈道元注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本傳魏武故事所云私開司馬門爲得其實若世語云既命其各出一門又勅令無出將觀其能出以奉王命乎抑欲其不出以守侯度乎以修之才策必能料之何至使子建斬守者以獲罪楊修豈愚騃者乎且魏武又止云恐吾適出又復私出不聞有斬守事也司馬彪續漢書謂子建與楊修共出司馬門謗訕鄢陵愈不足據彰與子建未嘗有隙又何致以謗彰而殺修乎或謂命不及子建各出一門欲使不犯私出之令而廢之也是計乃斬守倉吏斬侍妾之故智魏武雖詐未必行之於其子使果有此謀楊修

豈不知之乃竟以欲廢丕者陷子建耶必不然矣然則子建私出門者特所謂任性而行以犯禁自悔使魏武不能改嫡耳子建讓兄之心雖魏武亦知之蓋非此不能讓也

陳普石堂集春華建安曹子建秋實西京張釋之父事邪鄙奴七子贊初便作萬年準注云邪鄙君子也而植惡之邪楊修丁儀小人也而植愛之既以無禮怒父復以不弟失兄始與浮薄之人同處及其始終如孤豚家國未幾亦背八代詞人者謬用其心者也陳石堂於子建事迹未考服故其言如此不足辨也

建安二十三年戊戌年二十七歲

武帝紀秋七月西征九月至長安

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二十八歲

秋七月樊城被圍本傳云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注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按魏氏春秋殆非也子建自醉耳豈不能逼之乎是時樊城圍急魏武欲徙許都非以子建爲才必無是命以知太子雖立而植寵猶未衰也子建之醉所以力避兵柄厥後任城見害而東阿幸免者亦以未握兵權耳所謂操心危慮患深也

秋殺主簿楊修本傳云太祖論始終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楊修植益內不自安注典畧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因是以死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修死百餘日而太祖薨世語修與賈逵王淩並爲

主簿而爲植所友每嘗就質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豫爲作答十餘條修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故修遂以交搆賜死　范蔚宗後漢書言修逆爲答記不言與子建忖度又言操於此忌修且以袁氏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按范書不言因子建見殺是也魏武殺修實以袁甥之故前此因袁氏欲殺修之父彪賴孔融救之彪耄不足患而修有才策所以與孔融俱殺也

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年二十九歲

寶刀賦鶡賦大暑賦侍太子宴坐詩俱作於建安中三月改元延康十一月魏受禪改元黃初十有八日受禪

魏黃初元年

武帝誄　正月庚子魏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謚曰武王

二月丁卯葬高平陵　任城王彰傳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注魏畧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本傳曰植與諸侯並就國蘇則傳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注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

激而哭其後文帝出遊追恨臨菑侯植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而則以爲爲已欲下馬謝焉傳毙目之乃悟據此知魏武既葬諸侯各就國十一月受禪是時諸臣陪位子建等不在其列子建之哭華歆豈嘗聞之乎　慶文帝受禪表　慶受禪上禮表　文帝紀云十一月丙午漢帝禪位庚午王升壇即祚改延康爲黃初

本傳云文帝即位誅丁儀丁廙並其男口　按雙丁之見殺也文帝自恨之也初太祖欲以丁儀尚公主文帝必有不樂於儀者故力沮之丁私憾於文帝迎太祖意而欲立子建至謂子建依附二丁以希奪嫡必無是也

求祭先王表云臣近夏節又云先王崩來未能半歲

黄初二年辛丑年三十歲

本傳云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

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注魏書載詔曰植朕

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

誅其改封植

魏畧云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

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淸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

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

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

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伏地涕泣太后爲不樂詔乃

聽復王服郝經以此事列四年徙封雍邱王其年朝雒陽後杭世駿云魏略所載皆規模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實也

卞后傳注魏書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注臣松之曰文帝問占夢周宣曰吾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時帝欲治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耳

唐李氏獨異志云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協文帝即位嘗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愛子不敢肆心因召植遊華

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絃殺使者以弓弦三絃不死而弦皆頓絕植即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復害植

文選注曹植能朔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侯印綬求出獵表曰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求習業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據此知子建得罪居京師後免罪仍歸臨淄至延津受安鄉侯印綬也然子建遭讒非一次又常爲王機倉輯所奏見文館詞林史不詳載也

學宮頌孔子廟碑

文帝紀三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

室屋以居學者詳見孔子廟碑下

文帝紀六月丁卯夫人甄氏卒　甄后傳六月遣使賜死於鄴是時甄年四十文帝年三十五郭后陰貴人俱有寵

魏文帝之甄后與漢武帝之陳后皆夫少於妻始悅其色迨色衰愛弛怨恚隨之所以死也若蒲生行乃武帝作鄴都故事以爲甄后非也其辭有云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甄后居鄴安得有邊地從軍之語子建蒲生行浮萍篇及棄婦篇皆不爲甄后作猜疑方甚避死不暇何至和甄詩耶

黄初三年壬寅年三十一歲

謝徙封鄄城王表　本傳云三年立爲鄄城王邑二千五

百戶文帝紀云三月乙丑封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爲鄄城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濮州鄄城縣州理城在故鄄城中魏文帝以臨淄侯植爲鄄城侯太平寰宇記陳思王臺在鄄城西二里許錢大昕史考異云任城諸王皆由公進封植以罪貶侯且是縣王非郡王

初制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按封二子爲公謝恩章之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在此時

賀鳳皇黃龍見表　中山王袞傳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又云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建表蓋同時所上表中云鳳凰復見於鄴南延康元年八月

石邑縣言鳳凰集故云復見也

太平御覽濮州羊角城陳思王愁臺基甚高太平寰宇記愁臺在鄄城縣西二里陳思王爲鄄城王因築臺於此

洛神賦云黃初三年余朝京師何義門曰朝京師實在四年而賦云三年蓋子建不忘漢之心不忍以獻帝之延康爲黃初元年也然子建三年四年俱朝京師是時文帝猜忌方深朝不即見故四年復朝洛神賦作於三年贈白馬王作於四年　宋書禮志云魏黃初三年始奉璽朝會蓋禪位後是年始可行元會之禮子建不應不至來朝不得見故史闕書也

黃初四年癸卯年三十二歲

本傳云四年徙封雍邱

責躬應詔詩本傳云其年朝京師上疏獻詩二篇帝嘉其

辭義優詔答勉之

任城王誅　文帝紀云六月甲戌任城王彰暴薨於京師

世說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正

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

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

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稱東阿亦記事之失太后

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氏春秋謂彰問璽

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得即見彰忿怒暴薨子建詩云會

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可謂微而顯矣立言之體也

贈白馬王彪詩云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

襲封雍邱王表　太平寰宇記雍邱縣周武王克殷封夏後東樓公於杞是爲杞國卽此地迨漢爲雍邱縣隸陳留郡魏爲雍邱國封鄄城王植爲雍邱王又云陳思王襲封雍邱王表云禹祠原在此城禹廟讚亦此時作

酈食其讚　太平寰宇記雍邱縣酈食其墓

懷親賦　序云濟陽南澤按濟陽與雍邱俱屬陳留郡子建正月朝京師七月歸鄄城後仍徙封雍邱

黃初五年甲辰年三十三歲

黃初五年令

黃初六年乙巳年三十四歲

本傳云六年帝東征還過雍邱幸植宮增戶五百

七步詩　郝經續後漢書六年丕東征還過雍邱宮令植作詩不憐之增戶五百荀宗道注引世說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中成詩不成者當大法應聲便爲詩云云帝深有慙色御覽引魏志文帝嘗欲害植以其無罪令植七步爲詩若不成加軍法今魏志無其事太平廣記引世說魏文帝與陳思王植（此稱陳思王亦舉其卒諡）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鬬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道是非更不得言其死走馬一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罪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賦云云賦成步未盡

復作三十言自愍詩煑豆云云（案明帝時始封東阿據此年當稱雍邱）

黃初六年令

慰情賦序云黃初六年

謝賜衣表答詔云皇帝問雍邱王則賜衣在此年

黃初七年丙午年三十五歲

文帝誄　文帝紀云夏四月丙辰疾篤五月辛巳文帝崩於嘉福殿年四十六月立太子叡即皇帝位戊寅葬首陽陵裴松之注鄄城王植為誄云云按鄄城王當作雍邱王

獻文帝馬表又上先帝賜鎧表上銀鞍表謝鼓吹表多至獻履襪頌獻璧表多作於文帝時

輔臣論　夏四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

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嗣主　陳禹謨本北堂書鈔以大將軍爲曹仁不知仁薨於黃初四年三月丁未宋本無仁姓名乃陳謨加也

太和元年丁未年三十六歲

本傳云太和元年徙封浚儀

太和二年戊申年三十七歲

本傳云二年復還雍邱

朔風詩昔我往矣朱華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飛言去雍邱至浚儀今復旋雍邱也又云昔我同袍今永乖別言文帝崩也　求自試表本傳云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

施上疏求自試注魏畧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　明紀云正月丁未行幸長安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注魏畧曰是時譌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邱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交集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大司馬曹休誄　明帝紀云秋九月庚子大司馬曹休薨

與司馬仲達書　當在此年詳本文下說

太和三年己酉年三十八歲

轉封東阿王謝表　本傳云三年徙封東阿

遷都表序云余初封平原轉臨菑中命鄄城遂徙雍邱改邑浚儀而末將適於東阿　蕭常續後漢書云曹叡時徙封東阿又徙封陳留畧去徙浚儀

證雍邱方輿紀要倉庫院在監利縣北八十里相傳曹植建城邑立倉庫於此監利本非子建所治乃地志之誤

本傳云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

會稽典錄虞歆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爲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虛獨全焉見北堂書鈔碑類

異苑曰陳思王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間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心祇異便有終焉之志卽倣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也一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宏明集陳思王曹植字子建武帝中子十歲誦詩書十萬餘言善屬文每

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宗極轉讀七律升降曲折之響世皆調而則之遊魚山聞有聲特異淸颺哀婉因倣其聲爲梵讚今法事有魚山梵即其餘奏也按子建未嘗佞佛求仙方有意自試憂國憂家豈遯入異端乎良以陳王高才名重後世緇黃依託而爲此說耳裴松之採掇極富亦不徵此事其妄不足辨

太和四年庚戌年三十九歲

明帝紀云二月戊子詔刻文帝典論立於廟門之外是時子建尙存張華博物志云典論陳思王辨道論云云近人輯典論者遂取之不知文帝典論中斷無稱陳思王之理博物志蓋並引二書也

上宣后誄表　宣后誄　明帝紀云六月戊子太皇太后
崩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於高陵
征蜀論　明帝紀秋七月詔大司馬曹眞大將軍司馬宣
王伐蜀九月詔眞等班師
太和五年辛亥年四十歲
求通親親表　本傳云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
意詔報曰已敕有司如王所訴將作大匠楊阜傳時雍邱
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
陳審舉表　本傳云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魏明帝答東
阿王論邊事詔書見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四有云何乃
謙畀自同三監答表中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之語已注於

陳審舉表後

求免取士息表　魏略曰是時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云云

謝賜柰表　本傳云其年冬詔諸王朝是表作於是年冬蓋諸王赴六年正月元會於五年冬已至京師表中云柰以夏熟今則冬生知作於冬也

太和六年壬子年四十一歲

元會詩　本傳云六年正月朝京師

改封陳王謝恩章　謝妻改封表　本傳云其年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陳州漢獻帝末陳

王寵為袁紹所殺國除為陳郡曹魏復為陳國以東阿王植為陳王植子志徙封濟北又為陳郡晉宋因之

誄伐遼東表當在是年說詳本文下

贊社文　序曰余前封鄄城侯轉雍丘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飢寒備嘗聖朝愍之故封此縣按自為鄄城侯至此年方十載籍田說蓋亦作於此耳

平原懿公主誄　文昭甄皇后傳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諡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明帝紀云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薨　本傳云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

時法制待藩國既日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
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減半十一年中而
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病薨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
之主也欲立之
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遂營為墓居易錄東阿魚山即曹子建聞梵處有墓在焉山上有碑二曰柳書曰羊茂見附碑皆傳為子建讀書處二碑名幾不甚可解魚山一名吾山即漢武帝瓠子歌云吾山平分鉅野溢是也
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
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
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秘書中書
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

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並前九百九十戶　晉志
字允恭晉書有傳　謚法過而能改曰思　以上子建諸
文擇其可據者附之不一一編年攟摭也
通典太和六年陳王薨明帝詔陳相為國王制服云若正
名實司空議是也且謂之國相而不稱臣制服亦為名實
有錯若去相之號除國之名則傷親親之恩也宜釋輕從
重
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隋碑文云王諱植字子建沛國
譙人也洪源與九泉競深崇口口口口口比峻自制輿口口
口口興為其後建國啟基斗日周室顯霸業於東郡彰芋
封於譙邑（芋與茅同）瓊根寶葉蒔芳蘭如（如讀為而）莫朽軒冕相傳

襲紹紳如（如讀爲而）不絕此乃備頌典冊（圖與冊同）聊可梗概而言

矣逮承相參（承與丞同）迺成王室道勳隆重位登上宰受國平

陽自茲厥後鳴鸞佩玉飛蓋交映　祖嵩漢司隸太尉公

職掌三事從容論道美著阿衡之任不亦宜乎　父操魏

太祖武皇帝資神龍虎剖判鬱以開基名頒讖牒誥敘眞

人火運告終土德承厤發據圖錄亨有天下驟改質文馳

遷正朔英雄之氣蓋有餘矣　丕魏高祖文皇帝紹即

四海光澤五都負扆明堂朝宗萬國允文允武庶績咸熙

正踐昇平時稱嘗嫛致黃龍表瑞騐兆躋瀆玉虎金鷄恆

綸字竊王乃黃內通理慍（慍與蘊同）淑唫英叡哲稟於自然博

愍（愍與敏同）由於天縱佩金華以邁四氣抱玉操（操與摻同）如（如讀爲而）

忽風霜綴贈藻於孩年擬酋什於孺歲尋聲制賦贈詔題詩詞采照灼子雲遜慚於吐鳳文華理富仲舒遠愧於懷龍又能誦萬卷於三冬覩千言於壹見才比山藪思並江湖淸辭莞莞若鬱蔽之蔚鄧林綠藻姸姸如河英之照巨海武庫太官之譽握提之器者也但祿由德賞頗亨皇爵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臨淄侯都不以貴任爲懷直道淸雅自得常閑步文籍偃仰琴書朝覽百篇夕存吐握使高據擅名之士侍宴於西蘭（蘭與園同）振藻獨步之才陪遊於東閣皇初二年（皇初即黃初避隋諱）姧臣謗奏遂貶爵爲安鄉侯三年立爲口王詔京師而陳濫謗之罪　詔令復國自呂懷正信如（如讀爲而）見疑抱利器而無用每懷怨慨頻

啟頻奏四年改封東阿五年以陳前四縣封復封爲陳王以讒言數搆奸臣內興十一年裹頻口徙都汲汲無歡遂發憤而薨時年卌口口即營墓魚山傍羊茂臺平生遊陟有終焉之所既如（如讀爲而）年代夐遠兆塋崩淪（塋與塋同）茂響英聲遠而不絕至十弍世孫曹永洛等去齊朝 皇建二年蒙前尊孝照 皇帝愀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永洛等于時膺符表貢面奉照 皇親訓聖詔比經窮討旨存實錄蒙 勅報允興復靈廟饋嗣烝嘗四時虔謁使恭恭嗣子得展衷誠之願煢煢孝孫長畢昊天之慕遂雕鏤眞容鐫金寫狀庶使口口口相度永劫而不泯七步文宗傳芳猷於萬葉者也其詞粤（粤與曰同古字通用無闕文）維王磐石斯固

緜緒攸長波連溟渤枝帶扶桑分珪作瑞建國開壃惠樓

蘭閣遠邁靈光其一器調高奇風革梳朗革與格同梳與疏同談人刮

舌靈虵曜掌東閣晨開西菌夜賞松華桂茂玉閣金響閣與潤同其二

聲馳天下道冠生民才蹤曠古德重千鈞涅之不淄

磨而不磷如何一旦委我哲人其三山舟易失日車難駐萱

謝人間長傺埏路傺與遊同風哀松柏墳穿狐兔何世何年還

成七步其四迺考維昆廓定洪基受圖膺曆運合紫微一辭

皇闕永背象口教隨日轉響遂雲飛其五大隋開皇十三年

歲次星紀之吉

國朝汪文簡公居易錄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有隋碑

書法雜用篆隸八分甚古又云此碑文不極工考歐集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錄趙金石錄及近代金薤琳琅石墨鐫華金石志俱不及
載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東阿王廟碑叙子建
封爵與史多同惟本傳云黃初二年貶爵安鄉侯其年改
封鄄城侯三年立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邱王太和元年
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邱三年徙封東阿六年二月封爲
陳王碑於黃初三年之下云四年改封東阿王則誤以太
和之四年爲黃初之四年又中脫徙封浚儀雍邱諸事耳
傳稱薨時年四十一碑作三十一按傳建安十九年太祖
征孫權使植留守鄴城戒之曰吾昔爲頓邱令年二十三
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通鑑考異引此
文云植今年年二十三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云三

十一誤也今讀此碑則知隋以前其本已誤故碑亦承其誤而今本乃作四十一者後人因溫公之言追正之耳碑文云父操魏太祖武皇帝昆丕魏高祖文皇帝於父字上空一字武皇皇字上空一字丕字上空一字碑又稱齊考昭皇帝皇字上空一字至皇建二字係年號不應空格亦空一字蓋書碑之人不學無術故有此失已文稱齊朝皇建二年蒙前尊孝昭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祟奉三恪據北齊書在皇建元年八月未知孰是碑書黃初爲皇初避隋諱又以博愍爲博緻既如爲既而兆瑩爲兆塋玉閏爲玉潤又書其嗣粤以粤爲曰與太公碑正同銘詞四章章皆八句獨首章多惟王二字王阮亭居易錄載此文疑

惟王之上尚有闕文乃於其詞下空六格又不知學與曰道而以學字接惟王爲句皆謬也　王昶金石萃編云按魚山在東阿縣大淸河西岸東阿縣志稱即漢武帝所塞決河歌瓠子者也史記武帝紀天子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又武帝瓠子歌云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當即此魚山下之大淸河也志又稱山有東阿王墓其下有廟而不言廟中有碑蓋志之疎也碑敘植先世云祖嵩漢司隸太尉公職掌三事從容論道美著阿衡之任不亦宜乎而不詳嵩之所自出蓋爲陳思諱也三國魏書武帝紀亦云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蓋已先爲武帝諱也注引續漢書曰嵩字巨高靈帝時代崔烈爲太尉吳人作曹瞞傳及郭班世語並云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是嵩之本姓爲夏侯氏矣碑叙嵩事直接丞相參畧去當侍騰其爲陳思諱者更分明也東阿王薨年實四十一碑書作卌有壹今榻本卌字右一豎已泐微有其蹟作卅形有字全泐壹字尚存末筆亡當諦視始辨之其詞粵之下碑只空二字居易錄云空六格者必是當時所見裝本遂誤以粵惟王三字爲銘銘詞上有闕文因上空六格以足成二句也如讀爲而不特既如爲既而蒔芳蘭如莫朽抱玉操如忽風箱懷正信如見疑如字皆當讀作而也談人刮舌疑即括

蘧之義以刮爲括也插畚什於播歲掘捉之器者也畚什插捉二義未詳　左暄三餘續筆附立曹植碑而字多作如薛芳蘭如莫朽抱玉操如忽風霜懷正信如見疑既如年代㬆遠釋文序錄謂北人言者如而㬎異（緒什按近刻居易錄如皆刻多作而除與碑異）武億授堂金石跋云碑前叙子建封爵頻三徙都藩依魏志爲文後又稱十一世孫曹永洛等齊皇建二年蒙前侍孝昭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永洛等於時將符表貢而奉昭皇親承聖詔蒙勅報允興復靈廟雕鏤貞容其記子建廟祀所起如此北齊書孝昭紀皇建元年詔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不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宏古典但二王三

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今碑所稱卽指其事但以爲皇建二年者下詔在元年八月議定施行當爲二年各從其實書之也曹魏系出自虞故以曹氏備三恪之一當時先復古制史文不悉載賴此以知其槩古刻流傳何可沒哉碑云賁內通理及懷正信如見疑皆避中字如見疑者如與而通也　山左金石志云右碑高五尺一寸廣三尺二寸在東阿縣西八里魚山陳思王墓旁有額無題字似有畫象已不能辨碑文凡二十二行行四十三字體兼篆隸其中增損假借之字已載錢辛楣少詹金石跋尾尚有未及者如茅封作茡封典册作典𠕋丞相作承相字縣作字䌛蘊淑含英作慍淑唅

英西園作西園讒言作讒言風格疏朗作風華梳朗皆是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鄆州東阿縣魚山一名吾山在縣東南二十里瓠子歌曰吾山平兮巨野溢魚怫鬱兮迫冬日即此山也曹子建每登此山有終焉之志及亡葬於山下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魚山一名吾山魏陳思王曹植葬其西亦其所封之國也周迴十二里宋本有此今萬刻寰宇記刪去一統志曹植墓在泰安府東阿縣八里魚山西麓

杭世駿三國志補注名勝志載曹子建墓在通許縣之七里岡成化九年大水墓崩一穴入視隧表碣曰曹子建墓

按曹植徙封雍邱王雍邱今之杞縣距通許四十里而近豈植眞葬斯地耶緒曾按陳思王葬東阿古無異議通許崩墓乃好事不讀史者附會耳杭氏取之誤矣

居易錄門人國子監助教趙善歷德州人前戸侍景穀繼鼎之孫也家藏一玉鑪云耕夫得之古冢中冢有斷碑云君諱植字子建始疑是陳思王考之乃北齊高植墓按高氏渤海蓨人正今德州境然北齊書竟不載植姓名何也

梁庾肩吾經陳思王墓詩公子獨憂生邛壟擅餘名采樵枯樹詭犂田荒隧平當追宴平樂詎想謁承明且余來錫命乘言事結成飄飄河朔遠颭颭颸風鳴麏與雲俱陣沙將遂共驚枯桑落古社寒鳥歸孤城隴水哀笳曲漁陽慘

鼓鼙離家來遠客安得不傷情宋薛尙功浪語集陳思王
墓詩喬松薦巢岳託跡太高亢飄搖風雪埸蜷曲蛇龍狀
干霄竟何事勁節良獨壯下有椒桐秀遠入煙霞望天意
固有在人情亦云妄若乏桑苗陰淸霜重且放居然嗟彼
其坐使出其上至哉文身子三以天下讓
國朝吳偉業梅村集過魚山曹植墓小穀城西子建祠魚
山刻石省躬詩君家兄弟空搖落惆悵秋墳采豆枝　鄭
燮坐法公車令猶郡夔讒謁者誇天使武皇全愛子黃初
先已屬倉舒
梁佩蘭六瑩堂集經東阿懷陳思王北河無順流風來忽
奔瀉淸晨達東阿日出光未灑昔在陳王時此地盛車馬

城堞迷魚山宮殿露鴛瓦笳鐃樂游燕爵從會風雅人代
一以移歲月不相假我來訪陳迹緬邈千載下狐狸嘯荒
冢禽鳥飛四野長歎分古今浩歌付嘔啞玉風日淪替誰
是知音者　黃星自天隱黃龍向譙見老瞞執漢柄子桓
受漢禪氣數當鼎分諸葛早已辨王躬被衮冕功業欲一
建志復吳國仇識料典午變陳情請自試不得效尺寸賦
詩抒懷抱飲酒託荒譙身世當憂危榮樂非所戀三讀然
豆歌哀傷淚如霰

國朝李良年陳思王墓建安才名人不及公子分封此都
邑銅爵西陵出未殘釜中何事相煎急一從玉樹掩荒邱
漳水無情日夜流二千年間人事改斷垣零落餘松楸豐

碑別起臨官道華亭書法今代少沈太史備兵大梁時立石封樹依然
靄夕陰未許颼颸穴沙草游俠風流世共傳祗今誰繼鄴
中篇元芝不復來神女白馬猶應向洛川生前華屋紛無
數玉盌金卮渺難據惟有文章光燄長一杯且酹陳王墓
國朝劉嗣綰陳思王墓勝地追梁苑賢王並鄴宮聲名三
國最文藻一家工屈宋衙官列應劉侍從中衣冠推鄴下
軒蓋照江東瓜李游方盛芙蓉宴未終爭傳賓館譽別擅
選樓風解佩思交甫分香竟乃翁詩章悼黃鳥詞賦感驚
鴻門戶斯爲禍藩防詎見功山河此年少亂世各英雄魏
闕書徒獻周親表未通窮圖希自試家變迭相攻苦語眞
然豆傷心到轉蓬才應八斗縱命合七哀窮去路遙須遠

前靡洛浦空雀臺歌舞散麟冢古今同骨已枯劉表碑誰
立孔融露盤移禁苑冰井隔榛叢漳水迴流碧魚山夕照
紅建安篇什在遺恨弔秋蟲

陳壽本傳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
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
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

陳壽王衞二劉傳傳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
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
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志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
者也

魚豢曰諺云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

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好過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尙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左思魏都賦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旍則威噞秋霜摛藻則華縱春葩

魚豢魏畧云陳思王精意著作飲食損減得反胃病也御覽人事部胃

晉書文苑傳序獨彼陳思王風遒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

金樓子立言篇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詞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

通其義也

金樓子立言篇顏回希舜所以早亡賈誼好學遂令速殞

楊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

文中子中說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矣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阮逸注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爲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悔迹兄文帝矯情自飾求爲嗣人不知子建遷兄耳

文中子中說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阮逸注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

唐李瀚蒙求仲宣獨步子建八斗宋徐子光注南史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

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可繼之宋無名氏釋常談云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常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按元明類書八斗俱云南史謝靈運傳檢宋書及南史靈運傳無此語駱賓王詩陳思八斗才李商隱詩用盡陳王八斗才徐夤詩閑賦宮詞八斗才宣和書譜曹植甫十歲善屬文若素構自詩道云亡風流播地而植以八斗之才擅天下遂以詞章爲諸儒倡宋曾慥類說引玉箱雜記曹子建七步成章號繡虎按元明類書或云三國志或云世說檢二書俱無繡虎語世說補有之蓋據類書以增入也宋陳亮龍川集三國紀年附錄論曹植云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植之所以不能安也況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

心也自放於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埱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耶大業既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累疏求一出其力自効抑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耶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孔子之謂仁者也

元郝經續後漢書議曰予讀植求通親親表及陳情表陳情表集中未見或即陳審舉求自試獻與贈白馬王彪詩未嘗不爲流涕也親親之情若此其篤也愛兄之道若此其盡也雖爲操所愛不自矯飾終身無僥冀使冢嗣不搖而甘處藩服及任城問聖毅然責以袁氏事則爲弟之道亦盡也夫豈能與難

而不銜之不置操死而身未冷倒奪其爵趣使就國禁錮終身而族丁儀丁廙嗚呼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不眞寡恩哉自是骨肉之禍興爲晉之甲兵原注晉惠帝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殺汝南王亮賈后殺瑋永康元年趙王倫誅賈后廢帝篡位永寧元年齊王冏討倫誅之太安元年長沙王乂殺冏永興元年東海王越殺乂討成都王穎幽之卒越復伐河間王顒南陽王模殺河間王越尋以憂卒宋之鼎鑊原注南史宋文帝殺其弟江夏王義康娶子野曰宋之鼎鑊吁可畏哉齊之香火原注南史齊明帝忌高武子孫欲盡除之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謂當以次行之遙光有足疾上特令乘輿入每與屏人久語上索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遙光遂行其策殺河東王鉉等七王於是太宗世祖諸子皆盡矣隋之絞縊原注隋書煬帝即位矯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唐之弓矢原注唐書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至臨湖殿秦王世民射建成殺而毀之尉遲敬德射元吉殺之盡爲管蔡之很詭無復常棣之友弟皆不啟之也

當太和之際司馬懿得政而人望實歸之植即言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而叡竟弗察嗟乎有一賢王而不用畀之區區之爽忍死待懿以託孤童而魏果亡植之識慮若此其志可哀已隋王通云陳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可謂知植矣陳壽謂思王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遠防終至攜隙楚則失之而齊不爲得豈知言哉

明王世貞書陳思王植傳後云陳思王與文帝同母弟也文帝即位之二年即風監國謁者論劾其罪召而欲誅之以太后之救而幸免然亦瀕死者數矣蓋以武帝之世有奪嫡之謀而未遂故也而王仲淹乃曰思王以天下讓夫

豈其情哉與楊修善則修爲之擬答與丁儀丁廙善則儀廙爲之請嗣雖有百川無以自解然丕方矯情自飾而植乃任性而行乘車馳道中與伎兒（伎與二字誤當云敎曹仁）醉不能受命此雖非臣子之節然觀過知仁可以見思王之無意奪嫡而貪功名者知三子翟成之也仲淹殆得其微矣雖然思王之失職成之者三子也而啟之者武帝也考之漢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溫辟丕茂才而坐溫選舉不以實免官十六年始拜五官中郎將（案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元美以爲丕位不及植誤矣）而植已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是時同母之兄任城尚未侯也二十一年而任城始侯鄢陵則思王已加食邑至萬戶又時時對人稱說其才而欲立之豈所以安思

王哉不特一思王也鄧哀王沖僅十三歲而亦欲立之及其亡也乃謂文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噫是何言歟厥後以任城之勇遭毒思王側而移徙播國者傳舍幽繫疏隔亡異囚竄至使文帝後謂臣下家兄孝廉是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倉舒者沖小名也嗚呼孰非武帝啟之哉如意不死呂后而死漢高攸不斥武帝而斥晉文定陶豫章幸而免耳然亦危矣魏畧又謂太祖疾甚驛召任城至洛而已殂任城乃謂臨菑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臨菑侯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然則斯言也王仲淹之所以稱讓任城之所以遭毒而思王之所以終免也

晉書琅邪王㚟傳封顯義侯刁協奏晉魏臨菑以邢顒爲
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時宜選明德帝曰臨菑萬戶封
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瞻弱何論於此
十六國春秋南涼錄禿髮傉檀次子明德歸雋爽聰明傉
檀甚寵之年始十三爲高昌殿賦援筆立成影不移漏傉
檀覽而嘉之擬之曹子建
南史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
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王儉曰我家東阿也
北魏彭城王勰傳勰以寵愛頻煩乃曰臣聞衆親疏而兩
非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
允愚臣不請而得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陛下踐魏文而

蔣氏校印

不顧高祖大笑執繇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道德相
親洛陽伽藍記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
因以爲名昔都水使者陳繇所造太平寰宇記河南縣千
金堰戴延之西征記云金灑谷三水合處有千金堨即魏
陳思王所立按陳思或陳繇之訛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曹王廟在長樂鄉像光湖南金輿
村相傳爲曹子建

元陸友仁硯北雜志陳思王讀書臺在冀州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陳思王作七宗癸

明都卬三餘贅筆譙樓鼓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爲曹子建
作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

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乃難字之曳聲耳按此因子建怨歌行云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而附會耳

跋

先君校輯曹子建集託始於道光庚子歷十餘年而成書咸豐癸丑冬于役袁江聊城楊至堂侍郎索觀善之將付梁氏先君以尚待商榷辭攜稿返淛甲寅冬别錄副本寄侍郎未及鋟木而侍郎歸道山先君即初稿隨時校益庚申冬先君捐館舍四明徐君柳泉借觀是書時年冬粵賊竄會稽棪奉母遷四明而柳泉已攜所藏書絜入深山無從得消息洎淛東平得柳泉書具言稿本尚存及閒關護持狀心稍慰方擬徵取而聞柳泉家遭八人之厄是稿被燬棪既懼手澤之就湮又痛先君選述之苦心無由表見於世以爲大戚念副本存侍郎哲嗣協琴學士處欲叚傳錄路途脩阻無人介紹以

通訊也同治庚午模以肄業國子監留京師乞汪君荃孫請於學士學士遣人回聊城取書來即付鈔胥家寫畢復繳金華余子餞烈紹興張牧莊申錫兩中翰同里朱佑之期保孝廉校數過仍歸副本於學士癸酉秋奉鈔本返金陵思取書中所據各本及所據校各書一一讐校時涇川洪琴西汝奎觀察同里甘劍侯元煥明經家多秘籍許遨遊縱觀之日有劄月有記別風淮雨雖辭正數十譌字而意猶未慊也儀徵劉恭甫壽曾明經來告曰楊侍郎謀刻是書時以稿本付秀水高伯平鈞儒先生校定獨山莫子偲友芝先生曾因高先生傳錄副本蓋向其嗣仲武請焉江陰繆子仙岑佑孫素從余遊聞是言遂詢仲武得所鈔本其中多莫先生校補語如

名都篇寒鴟炙熊蹯注引黃朝英緗素雜記及續溪胡紹煐
文選箋證解寒字諸條確有根據今并補入加友芝案三字
以別之以仰承先君生平不揜人善之意先是山陽丁儉卿
晏先生著陳思王年譜癸丑冬先君客袁江時見之採其序
入集嗣丁先生復輯陳思王集附年譜於後而名其書曰曹
集詮評其成書較晚先君已不及見同治己巳湘鄉相國刊
其書於金陵屬恭甫讎校其中最精者如社頌農正曰杜從
藝文類聚舊本校改之先君校本則從初學記本作日畢附
日社異文於注內正以不得古籍相證也又輔臣論陳司空
羣一則先君引書鈔自注訛脫難讀今丁本所引文理較完
模取影宋鈔本書鈔校之與丁本合茲並采入其餘丁本所

收佚句有是書未引者檢尋所據之書並以類叅而述其事於跋內亦承先君不攘人善之意也恭甫校丁本時求先君校本不可得今且日相過訪樂爲將伯助恭甫曰前見書鈔野無旨酒進玆行潦下有庶生公三字不可解姑綴附於逸篇內今見是本鄘生贊采太平寰宇記野無危酒惟玆行潦句乃恍然於庶生公爲鄘生頌之訛因致慨於是正文字之難非博采古籍無由刊誤也又謝賜柰表丁本引白帖作謝賜冬至柰表魏德論丁本亦引白帖有白龍之瑞句玆因原書未見故不附綴於各篇末仍記於此以俟復勘校聞之楹書世守昔賢所稱校不能保護先君遺書幾至失墜賴學士庋藏副本得以叚錄靈珠荆玉重覩家珍仰誦風德之厚感

懽交并校讐既卒業更手錄一部乞同里陳雨生作霖孝廉持歸學士俾得爲鄰架之藏庶幾侍郎與先君疇昔商訂深心相傳於勿替云光緒元年十二月朔日男桂模敬識

曹集考異跋

右曹集考異十二卷上元朱述之先生著先生名緒曾道光丁酉舉人浙江台州府同知窮年伭伭以著述自娛是編要約不匱該贍不蕪實曹注之收弁先生著是書與山陽丁氏晏銓評同時而丁書晚出各不相聞其精覈視銓評且過之唯沿乾嘉考據之末流以多爲貴不加裁汰如一洓字也辨論至數百言而歸於互通雙用一奚斯頌魯也本爲斷句而引申亦數百言至大饗碑已明辨爲衞覬文而猶附於末引元劉履之注展轉駁難或從或違蓋亦辭繁不殺矣若陳思孤忠貞志鬱伊不申之懷先生並爲推闡而章顯之百世而下皦如日星則先生有功於陳思者大矣初爲曹子建集十

卷又敘錄年譜各一卷今合爲十二卷而以攷異名之從紫陽校韓文例且先生原目也鄉後學蔣國榜